

中·华·翻·译·研·究·丛·书·之·四

中国近代 翻译文学概论

A SERIE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郭延礼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中 华 翻 译 研 究 丛 书 之 四

中国近代 翻译文学概论

THE MODERN TRANSLATED LITERATURE
OF CHINA : AN INTRODUCTION

郭延礼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郭延礼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中华翻译研究丛书; 4)

ISBN 7-5351-2223-X

I. 中… II. 郭… III. 文学-翻译-概论-中国-近代
IV. 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1369 号

出 版: 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 行:

汉口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 430022 电话: 583043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430034·汉口解放大道 145 号)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5 插页 19.25 印张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42 千字

印数: 1—2 500

ISBN 7—5351—2223—X/G·1813

定价: 30.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 请承印厂为你调换

本书是



国家社会科学
“九五”规划研究项目



郭延礼简历

郭延礼,山东汶上县人,1937年生。195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曾任山东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现为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导师。并担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山东省近代文学学会会长、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等。出版过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专著十余种,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要的著作有《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国近代文学新探》、《秋瑾文学论稿》、《秋瑾年谱》、《秋瑾诗文选》、《龚自珍年谱》、《龚自珍诗选》、《近代六十家诗选》、《徐自华诗文集》,此外还有集体著作《中国历代诗歌选》、《爱国主义与近代文学》(主编)等。以上著作多次获国家教委、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特别是他的三卷本《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全书165.5万字,出版后即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第八届中国图书奖、全国第三届优秀教育图书一等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九项奖励。由于成绩突出,1988年被评为首批“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1990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1991年被英国剑桥大学国际传记中心收入《世界名人录》(澳大利亚及远东地区部分)、《国际著名学者名录》(第9版)、《卓越成就者》(第15版)、《国际传记辞典》(第22版)、《杰出人物》(第4版)等多种传记。

86/69/01

目 录

CONTENTS

绪论

Preface	1
---------------	---

上篇

Part One	19
----------------	----

一、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发展脉络及其主要特点

I . The Modern Translated Literature of China : Its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21
--	----

二、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理论

II . The Modern Translated Literature of China: Theories	57
--	----

三、 中国近代翻译诗歌鸟瞰

III . The Modern Translated Literature of China:	
--	--

A Bird's Eye View of Poetry	79
四、 中国近代翻译小说概说	
IV. The Modern Translated Literature of China: A General Survey of Fiction	104
五、 中国近代翻译政治小说	
V. The Modern Translated Literature of China: Political Fiction	121
六、 中国近代翻译侦探小说	
VI. The Modern Translated Literature of China: Detective Fiction	139
七、 中国近代翻译科学小说	
VII. The Modern Translated Literature of China: Science Fiction	167
八、 中国近代翻译戏剧述略	
VIII. The Modern Translated Literature of China: A Brief Review of Dramas	184
九、 中国近代伊索寓言的翻译	
IX. The Modern Translated Literature of China: Aesop's Fables	197

下篇

Part Two 213

一、梁启超的翻译活动

I. Liang Qichao: His Translation Career 215

二、严复的“信、达、雅”及其翻译

II. Yan Fu: His Translation Criteria of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and Translation Works 237

三、林纾的翻译及其历史地位

III. Lin Shu: His Translation Works and Historical Status 263

四、苏曼殊、马君武及其他诗歌翻译家

IV. Su Manshu, Ma Junwu and Other Translators of Poetry ... 304

五、周桂笙、奚若及其他

V. Zhou Guisheng, Xi Ruo and Other Translators 345

六、吴涛、戢翼翬、陈赓与俄罗斯文学翻译

VI. Wu Tao, Ji Yihui, Chen Gu and the Translation of Russian Literary Works 371

七、伍光建、曾朴与法国文学翻译

VII. Wu Guangjian and Zeng Pu and the Translation of French

Literary Works	396
八、 陈景韩、包天笑与周瘦鹃	
VII. Chen Jinghan, Bao Tianxiao and Zhou Shoujuan	419
九、“五四”前周氏兄弟的文学翻译活动	
IX. The Zhou Brothers: Their Literature Translation Careers before the May 4th Movement	442
十、“五四”前胡适、陈独秀、刘半农的文学翻译活动	
X. Hu Shi, Chen Duxiu and Liu Bannong: Their Literature Translation Careers Before the May 4th Movement	473
结束语： 近代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近代化	
Conclusion: The Modern Translated Literature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495
附录一： 人名索引	
Appendix I: Author Index	512
附录二： 书名索引	
Appendix II: Title Index	548
附录三： 征引书目举要	
Appendix III: Works Cited	593

后记

Postscript 603

编辑的话 606

绪 论

1 翻译古代称“译”，开始专指北方的翻译人员。《礼记·

王制》说：“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孔颖达疏：“通传北方语言谓之曰译者。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古代的翻译人员除北方称“译”外，还有称“寄”、“象”、“狄鞮”者。上面孔颖达所说的译“谓陈说外内之言”，也涉及到翻译的本义。他所说的“外内之言”，大约即指周代边境外的夷、蛮、戎、狄等部落的语言和境内华族的语言。唐代的大经学家、语言学家贾公彦进一步的诠释为：“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① 这便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翻译乃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这一见解出现在一千多年之前，很值得我们珍视。

翻译(Translation)是不同民族、语种间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的中介手段和转换形式，它“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话语)，在保持内容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② 简言之，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信息，换成另一种语言文

①《周礼·秋官·序官》贾公彦疏。

② 巴尔胡达罗夫著：《语言与翻译》(蔡毅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5 年版，第 1 页

字表达出来。人类社会生存着不同民族,也产生了不同语言,人类为了相互交往,表达彼此思想和情感,于是便出现了翻译的需求。我国的翻译历史极其久远,据有文字记载的材料证实,至迟在周代就有了翻译活动。众所周知,夏商周以来,在这些王朝的疆域内外聚居着许多不同的部落和民族。据《左传》记载,在周朝疆域内就有山戎、犬戎、白狄、赤狄、戎蛮子等十多个部族,所谓西戎、北狄、南蛮、东夷。这些异族在语言和饮食文化方面与居住在中原的华族不同。《左传·襄公十四年》曾记载戎族酋长戎子驹支的话:“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族)同,货币不通,言语不达。”在周朝边境外还有更多的异族。华族要与他们交往,既然“言语不达”,就必须有翻译。《周礼》、《礼记》两书均有关于周朝翻译官职的记载。

周代的口译,后人有记载。《后汉书·南蛮传》:“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此“象”字就指翻译官,后专指译南方语言的官。从前面引的《礼记·王制》篇知:东、南、西、北四方的译员均有不同称谓,但称谓不同,职责一也。

《周礼·秋官·司寇》说:“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汉书·礼乐志》:“蛮夷竭欢,象来致福。”颜师古注引李奇曰:“象,译也。”周代的译官除称“象”外,还称“寄”、“狄鞮”和“译”^①。这说明,在周代至少已经有了口译的活动。

关于笔译,较早的记述是西汉人刘向的《说苑·善说》,内有鄂君子皙请人翻译《越人歌》的记载,后又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所记白狼王唐菆写的《慕化诗》三章,即《远夷乐德

^① 见《礼记·王制》和《周礼·秋官·象胥》。后来称翻译人员为“象寄”、“象胥”、“象”,均本此

歌》、《远夷慕德歌》和《远夷怀德歌》。《列传》不仅记载了这三首诗的作者、译者姓氏(译者是犍为郡掾田恭),而且还保存了这三首诗的原文汉字记音。这两项记载,实为我国翻译诗歌最早的文献记录,弥足珍贵。此外,人们熟知的例子还有汉代翻译的一首匈奴民歌。歌云:

亡我祁连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燕支山,
使我嫁妇无颜色。

但这些都是凤毛麟角,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则自翻译佛经开始。

2 我国佛经翻译开始于何时,人言有殊,但比较一致的

看法是,至迟在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已有译经。第一部汉译佛典是《明度五十校计经》(桓帝元嘉元年,即公元151年)。

汉代翻译佛经贡献最大的是安清,安清字世高,他精通汉语,所译佛典“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为翻译之首”^①。汉唐两代著名的佛经译者有支谦、道安(314—385)、法显(约337—422)、鸠摩罗什(350—409)、玄奘(600—664)等,他们为翻译佛经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他们的翻译理论,如道安主张“直译”,鸠摩罗什主张“意译”,以及玄奘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新译”,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佛经翻译从汉末到宋初,历时一千多年,以唐代为鼎盛时期,前后参加的译经人员约150余人,共翻译佛经1520部,5620卷^②,成绩辉煌,对世界文化作出

① 梁·慧皎著:《高僧传》。

② 此统计数字为现存于汉文《大藏经》的佛经典籍。

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佛经翻译还对我国汉唐以来的哲学、文学和艺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佛经翻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翻译活动,也是我国翻译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时期。

第二个重要的翻译时期是明末清初。

16世纪初,欧洲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殖民主义者的先遣队,葡萄牙、荷兰首先对我国东南沿海进行海盗掠夺,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还用贿赂欺骗的手段租借了我国澳门,随即荷兰又步其后尘,于17世纪上半叶,两次偷袭我国澎湖地区,均为我福建军民打败;然而贼心未死,后又乘机侵占我国台湾。接着西班牙、英国也相继而来。与此同时,西方的耶稣会传教士也先后进入中国,进行宗教活动。时间是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大约延续了200年。在传教的同时,他们也向中国介绍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特别是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的来华,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打开了新局面,利玛窦学习过汉语,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他来中国后,在传教的同时,做了许多介绍西方文化的工作。首先以西方自然科技工艺,诸如自鸣钟、西琴、三棱镜、万国图志之类吸引中国人,又将西方的天文、地理、测绘和其他自然科学知识传授给中国的士大夫。他外表儒雅,身着儒服,又会说中国话,于《四书》、《五经》亦能运用自如,在士大夫中结识了许多朋友,又曾去晋见过明代皇帝神宗,这样很快获得了立足的基础。并与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人物徐光启(1562—1633)、李之藻(1565—1630)、杨廷筠(1557—1627)、叶向高(1559—1627)等人合作,翻译了一些有关天文、历算和其他自然科学书籍,介绍了许多为中国士大夫所鲜知的西方科学,大大地开阔了中国人民的科学视野。

与利玛窦先后来华的耶稣会士,著名的还有葡萄牙人罗如望、西班牙人庞迪我(Didaeus de Pantoja, 1571 - 1618)、意大利人艾儒略(Julius Aleni, 1582—1649)、罗雅各(Jacobus Rho, 1593—1638)、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 1575—1620)、德国人汤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19—1666)、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等,他们同利玛窦一样也为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作了贡献。据统计,耶稣会传教士在华 200 年间,共计翻译西书 437 种,其中纯属宗教的书籍 251 种,占总数 57%;属自然科学书籍(包括数学、天文、生物、医学等)131 种,占总数 30%;属人文科学者(包括地理、语言文学、哲学、教育等)55 种,占总数的 13%。这后两类书对于传播西学和促进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均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中国历史上第三个重要的翻译时期是近代。本期最大的一个特点,是翻译主体的变化。如果说第一个翻译时期的翻译主体多是西域高僧(当然也有去西域求法求经留学回国的中国僧人,如玄奘),第二个翻译时期的翻译主体是耶稣会传教士,那末第三个翻译时期的翻译主体则是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特点近代后期(甲午战争之后)更加显著。发生这种变化的主因就是自近代以来开始创设外国语学校 and 派遣留学生这两大举措。近代外国语学校,首推京师同文馆(1862),内设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后增德文馆,成为中国第一所培养外语人材的学校,继之有上海广方言馆(1863)和广东方言馆(1864);此外,各种教会学校和新式学堂也设有外语专业和外语课程,培养了一大批外语人才。更高级的外语人才则是尔后的留美、留欧、留日的学生。所有这一切都为翻译主体的变化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

第二个特点它是脱离了合作的翻译方式而走向独立翻译。佛经翻译多数是一个集体活动,不论是前期的三人合作(口授、

传言、笔受),还是东晋、隋代之后的译场,佛经翻译都是一种集体的多人活动。唐代的译经更为复杂,译场组织庞大,职司名目繁多,有译主、证义、证文、度语、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唄、监护大使(钦命大臣监阅译经),其中证义、润文还需多人担任^①。当时的翻译佛经已成为一个集体的文化活动。明清之际的翻译西书虽然没有佛经翻译那么复杂,但也是采取中西两人合作的方式,称为“西译中述”^②;而近代的翻译西书,除个别几人(其典型代表是林纾)外,绝大部分的翻译均由个人独立完成。

第三,与前两个翻译时期相比,近代翻译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文学翻译。

汉唐佛经翻译中不少作品文笔空灵,词藻华美,其中不乏文学的成分,特别是譬喻文字和传说故事,更具文学色彩,它给中国文学注入了新血液,产生了新启迪,并对尔后的中国小说、戏剧创作和俗文学都有很大影响。但,佛经本身并非文学。尽管人们可以举出个别例证说明佛经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如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中所举的《佛所行赞》,以及《须赖经》等。明末清初的翻译西书主要是自然科学,也未涉及文学,在所译的传教书中虽也杂有文学性质的片断,如《伊索寓言》,以及《圣经》中的部分故事,但都不具有独立的文学性质。在近代时期,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有了中国人自己翻译的诗歌和小说,甲午战争后,翻译文学更日渐繁荣。据粗略统计,仅翻译小说就有2567种,其数量大约等于这一时期翻译西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和。

① 见赞宁:《宋高僧传》。

② 即西人口译(亦称口述),中国人笔记(亦称笔译、润色)。

3

中国近代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翻译的西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近代翻译的历程大体先是自然科学翻译,继而出现社会科学翻译,最后才出现了文学翻译。

一、自然科学翻译

在近代初期首先面世的是自然科学翻译。中国近代翻译事业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而开始的。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有识之士从痛苦的屈辱中通过反思逐渐觉醒,他们认为鸦片战争失败原因有二:清王朝政治、军事的腐败;洋人的船坚炮利。于是魏源在林则徐“师敌之长技以制敌”^①的基础上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明确主张学习西方。所谓学习西方,其主要内容就是学习其军事技术和机器制造,也就是自然科学,当时称为格致^②,即声、光、电、化等。此期的译书有算学、测量、汽机制造、水陆兵法、天文学、重学(力学)、化学、光学、医学等。近代早期最大的翻译机构江南制造局译书馆(上海)^③所译的163种著作中^④,绝大部分属于自然科学类。据统计,自然科学译书占80%以上。

① 见魏源:《道光洋舰远抚记》。

② 格致,“格物致知”的略语,原意为穷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清末用作西学中自然科学的代词。

③ 江南制造局设于1865年(同治四年),设翻译馆,译西书始于1867年(同治六年),由徐寿(自然科学)主其事。采取对译的方式译书(西人口译,华人笔述)。西人有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华人有华蘅芳、徐寿等。

④ 此据《上海制造局各种图书总目》。关于江南制造局译书数量说法不一。《教育年鉴》戊编谓“翻译格致、化学、制造各书籍,查先后出版者一百七十八种”。《上海研究资料》称“译西洋科学书一百八十余种”(转引自马祖毅著:《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33页)